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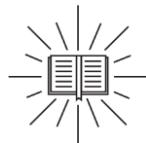


圣经与读经法



DAVID SCHROCK

圣经与读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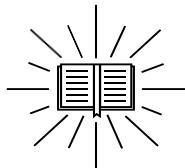


DAVID SHCROCK

(大卫·施罗克)

目录

引言：阅读.....	4
圣经绝非易事	
第一部分：何为圣经.....	7
第二部分：圣经从何而来.....	12
第三部分：圣经里有（没有）什么	21
第四部分：我们应如何阅读圣经	23
注释.....	30



引言： 阅读圣经绝非易事

“我翻开这本书，是为了遇见耶稣。”

这句话以烫金字体，镌刻在我第一本圣经——《新国际版应用研读本圣经》（NIV Application Study Bible）的封面上。那是我高中时收到的一件礼物，也成了我此后阅读、划线、理解乃至误解的众多圣经中的第一本。事实上，在我养成每日读经的习惯几年后，我亲手将这句简短的话写在了它的封面上。我在大学时期特意将它压印在那里，是为了提醒自己：读经不仅是一种学术操练，更是寻求理解的信仰实践。因此，读经是为了荣耀神（赞美）与门徒训练（实践）。

至少，这是我们应有的读经方式。

自圣经正典成形（我们后文将详述）后的数个世纪以来，历代出现了多种读经方式。其中不乏以信心为根基，并带来了深刻的理解。正如诗篇111:2提醒我们的：“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因此，研读神的话语始终是真信仰的组成部分。然而，并非所有读经方式都同样有效或有益。

历史表明，有些真诚基督徒解读圣经的方式不那么纯正。不同时期的基督徒或流于神秘主义，或沉迷寓意解经，或用传统削弱圣经的权威。诸如新教改革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像路德、加尔文及其后继者这类人，将神的话语在教会中恢复到其应有的位置，使教会中的信徒能够以正确的方式阅读圣经。

事实是，圣经是所有健康教会的源头与根本，是认识神、行在其道中的唯一途径。正因如此，读经，并且读好圣经，才如此重要。

圣经常常遭受攻讦，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在早期教会，攻击甚至来自教会内部的领袖，例

神秘式的经文解读 发现文本中隐藏的多层含义。

寓意式的经文解读 将难解的经文赋予属灵的解释

（例如，以色列人消灭亚玛力人被理解为消灭罪恶的道德命令）。

传统式的经文解读 把人的教义与圣经置于同一权威水平

（例如，罗马天主教）。

如：否定基督神性的主教阿里乌斯

（公元250-336年），

以及否定福音恩典的伯拉纠（约公元354-418年）。近代有怀疑论者宣称“圣经是人的作品”；后现代主义者则将圣经贬为“通往神的众多途径之一”。在学术界，常有圣经学者否定圣经的历史性与真实性。而在流行娱乐中，圣经或断章取义的经文，更常被用于纹身或灵性标语，而非用来解释世界和其中的一切。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读经如此艰难。在后启蒙时代，人们否认超自然，将圣经视为寻常书籍，并鼓励我们以批判的姿态审视并质疑圣经内容。同样，在性伦理失序的文化中，圣经因反对某些现代“宗教”——例如对 LGBT+ 的教义式肯定——而被视为过时，甚至遭人憎恶。即便有人正面看待圣经，像乔丹·彼得森这样的人也常以进化心理学的镜片去解读它。故此，单纯地读经并与耶稣相遇，变得困难重重。

当年我在自己的圣经封面题写那句提醒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正在修读宗教研究教授的课，而这些教授否定圣经的神圣默示。他们对圣经进行“非神化”解读，并试图消解其中的超自然主义。正因如此，我开始探究圣经的起源、内容、读经方式及其对生活各领域的影响。感谢神，在我寻求按圣经本意理解他话语的过程中，神却在这所旨在消除信仰的学院里坚固了我对他的信靠。

话虽如此，当我深入神学与圣经诠释学（通常称为“释经学”）的学术领域时，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读经的首要目标是与三位一体的神相交。神写下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

圣经与如何阅读它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祈求神赐你更真实地明白圣经的本质、起源、内容及其阅读之道。愿我们在他生命之道上以之为乐时，都能更深刻地认识他。

为认识圣经中的神，本实践指南将解答四个核心问题：

1. 何为圣经？
2. 圣经从何而来？
3. 圣经里有什么？
4. 我们应如何阅读圣经？

在每一部分中，我将以建立你的信心为目标来回答问题，而非单纯提供历史或神学知识。最后，我将整合内容，并阐明为什么每日读经对于认识神、行在他的道路上至关重要。因为圣经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借着文字启示父、子、圣灵。如果你已准备好更深地认识他，那么我们就此开启圣经探讨吧。

1

何为圣经？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因为圣经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除了是

“神所写下的话语”（《西敏信条》1.2）

之外，圣经也是文化瑰宝、文明堡垒、文学

杰作、历

史研究对

象，有时

甚至成为

讽刺的靶

子。然

而，对于

将圣经视

为无价珍

宝的人，

以及建立

在圣经全备训诲之上的教会而言，圣经远不

止是一本激励人心或宗教虔诚的典籍。

数字一览

圣经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籍，每年印刷超过八千万册。

美国圣经协会估计，仅英文版圣经就有九百种译本。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估计，

全球共有三千六百五十八种语言拥有圣经的某一部分。

正如希伯来书1:1开篇所言，圣经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神确

实在古时曾对他的子民说话，但在神从火中向以色列说话（申4:12, 15, 33, 36）几百年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由此可见，圣经并非一部一次性赐下的宗教典籍，也不是一部与历史毫无关联的文学作品。相反，圣经是神渐进的启示，完美诠释了他在世界的救赎与审判作为。此外，旧约的三十九卷书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永恒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1:1-3, 14）预备道路；而在基督升天之后所写

的二十七卷新约书卷，则见证了基督的生平、受死、复活与升天。即使在今天，神的话语仍在成就他救赎的旨意，即便神启示的话语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末章已告终（参启22:18-19）。¹

在本实践指南中，我们不会深入探讨圣经塑造世界以及被世界影响的方方面面。² 而是聚焦回答这个神学问题：教会所领受的圣经到底是什么？对此，我将提供三个答案——一个来自新教信条，一个来自圣经正典，一个来自默示圣经的圣灵的见证。

根据信条

1517年，一位德国修道士用锤子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³ 马丁·路德是一位受过神学教育、勤勉的牧师。当时罗马天主教会误导人们通过繁复的圣礼来称义，而非凭信心、靠神的恩典来领受基督已成之工，路德为此深感忧心。后来，路德通过研读圣经，确信罗马天主教会已经迷失了福音，尤其是“唯独因信称义”的信息。⁴ 有鉴于此，他以《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宗教改革之火。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新教改革运动恢复了福音及其源头——圣经。罗马天主教会虽然承认圣经的神圣起源与权威，却也将教会传统置于与圣经同等的地位。与此不同，像路德、约翰·加尔文和乌尔里希·茨温利这样的人开始教导：圣经是神默示的唯一来源。罗马天主教会主张神通过圣经与教会两个渠道说话，而改教家们则正确地确认圣经是唯一的特殊启示来源。正如路德的名言：

除非用圣经的明证或清晰的理性说服我——因我无法单单相信教皇或议会，因为他们屡次犯错并自相矛盾——我已被我自己所引用的圣经征服，我的良心已被神的道所俘虏。⁵

确实，路德倡导圣经为神话语的主张，得到了所有改教家的响应。直到今天，新教改革的后继者仍然持守圣经是神所默示、具有权威的圣言。而最能体现这一信念的地方，就是那些源自新教改革的信条，例如：比利时信条（归正宗）、《三十九条信纲》（圣公会）和《西敏信条》（长老会）等，都一致肯定了改革的形式原则，即“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不过，在此我将仅引用我所属宗派的信条传统：《1689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

伦敦浸信会众牧师在首章开篇即表明对神话语的认信：

关于所有得救的知识，信心及顺服，圣经乃是唯一充分、明确、无谬的准则。本性之光与神创造和护理之工，虽彰显神的良善、智慧和权能，

使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及其旨意的知识赐予人；因此神乐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出来，并向教会晓喻他的旨意；以后为了更好地保守并传扬真理，且为了更加坚固和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旦和世界的毒害，遂将全部启示写下来。因此，圣经乃为至要，因为神从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方法已经止息了。

在这段声明中，他们肯定了圣经的充分性、必要性、清晰性与权威性。这四个属性阐明了所有新教徒对圣经的认知，这也正是圣经对其自身的描述。因此，圣经不仅是教会的书籍，也不仅是宗教文献的合集，甚至不仅是关于神的励志文献库。圣经是“神所写下的话语”（西敏信条1.2），而教会历史上认真对待神话语的人，始终将圣经视为神以人的语言所说的话。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本身的见证。

根据正典

尽管像《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这样的信条颇具助益，但新教徒并不认为教会传统或人的见证就足以构建我们对圣经的信念。相反，我们相信圣经本身就能为自己作见证。例如，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theopneustos）。彼得后书1:19-21也指出，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上下文中，彼得甚至暗示，先知的话比他同耶稣在圣山的时候，亲耳听见神声音的经历更为确凿（彼后1:13-18）。保罗在罗马书15:4也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简言之，圣经自证为神所默示的话语。

同样，新约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显明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实在的（林后1:20）。换言之，圣经本身不是终点，而是“为基督作的见证，他本身就是神启示的核心”（2000年浸信会信仰告白）。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本质，解释了为什么新约几乎每段经文都能看见对旧约的引述或呼应。希伯来圣经的三大部分，即律法书、先知书和书信文集，全都指向基督。基督也亲自表明自己是旧约的主题（约5:39），是所有经卷指向的那一位（路24:27, 44-49）。

同时，耶稣预言自己离去后将有圣灵来为他作见证（参约15:26; 16:13）。他在受死前的那一夜告诉门徒，他将离去，但会差遣圣灵来（约16:7）。这位真理的圣灵会使门徒想起他所说的一切，并使他们有能力为他作真实的见证。因此，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本身如此宣告。

根据圣灵的见证

不过，且慢。如果圣经是自身权威与真实性的来源，我们如何知道它不是某种前现代的宣传文本？这种推理是否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谬误？这是否也是许

多人或教会转而寻求圣经之外的权威的原因？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最好的答案使我们回到神启示的源头——那位在他话语中说话的圣灵。

简言之，以圣经论证圣经确属循环论证，但这并不等于逻辑谬误。事实上，所有权威宣称本质上都具循环性：若圣经宣称自己具有权威，却又依赖圣经以外的证据来支撑其权威，那么其所依凭之人、机构或实体，反而成了在圣经之上的权威。如此一来，圣经就不再是终极权威，其权威性也只在该更高权威所许可的范围内才成立。这正是罗马天主教会所犯的错误，他们赋予教会权力来决定哪些书卷当属圣经，并根据其长期持守的传统来解释圣经。

与此相反，加尔文和改教家们提出了圣经“自我印证”（*self-attestation*）的概念。⁶ 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语，因为它如此自我宣称，而其正当性，在于它对世间万物的阐述都证实了自身的见证。同时，默示圣经的圣灵至今仍在聆听神话语的人心中印证其真实性，因此我们可以确知圣经是神的话语。换言之，圣经的起源（客观现实）与我们对圣经真实性的确信（主观信念）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圣灵）。正如改教家海因里希·布林格所言：

如果神的话语在我们耳中响起，圣灵在我们心中显明他的大能，我们凭信心真实地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便在我们里面产生大能与奇妙功效。它驱散谬误的迷雾，开启我们的眼睛，转化并光照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在真理与敬虔上得到全备的教导。⁷

凡愿意聆听圣经作者的人会发现，这是一个由约四十位作者，在长达一千四百年的时间里，用三种不同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和部分亚兰文）写成的统一见证，仅靠人类作者完成如此一致的作品，是不可能的。虽然圣经的文学统一性证据强大，但我们仍需倚靠永活的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因此，圣灵的见证才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根本原因（约16:13）。

总而言之，神已经说话，其圣言见于圣经六十六卷书中。至少，这是新教公认的圣经正典。

讨论与反思：

1. 你会如何回答“何为圣经？”这一问题？你会如何用你自己的话来概括上述内容？
2. 上述内容是否有令你感觉新颖或惊讶的观点？又有哪些内容挑战了你的观念？
3. “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真理，如何影响你的读经方式？

2

圣经从何而来？

当我们谈论圣经时，实则是在谈论圣经正典的书卷。正如R·N·苏伦所定义：所谓正典，是“被接纳为信仰与实践权威规范的书卷集合。”⁸ 在希伯来语中，“正典”一词源自“qaneh”，意思是“芦苇”或“茎秆”；在希腊语中，“kanon”常指“规则”或“原则”（参加6:16）。彼得·韦格纳将这两种语言联系起来，指出：“某些芦苇也被用作测量工具，因此该词[qaneh, kanon]的引申义之一就是‘规则’。”⁹

这就解释了这个词语的背景，但“正典性”呢？一卷书是如何“被纳入正典”的？此问题对理解圣经、教会及权威的归属至关重要。

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倾向于认为是教会授权并决定哪些书卷纳入圣经正典。这正是第四次特伦托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他们认可了次经的书卷；丹·布朗的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也出现了这种情节，他虚构君士坦丁大帝挑选四福音书，并隐藏了其余经卷。甚至“次经”（Apocrypha，意为“隐藏之物”）的命名也隐含这种思维，但实际上这是误导性的。

如前所述，圣经源头是神本身，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的神的话语。从五旬节起（使徒行传第2章），圣灵就不断光照圣经读者的心思。需慎思明辨的是：教会并非授权哪些书卷可以被纳入正典，而是（在圣灵的引领下）识别哪些书卷是神所默示且具有权柄。换言之，不是教会创造了圣经，而是圣

次经书目

- (1–2) 以斯拉上、下
- (3) 多比传
- (4) 犹滴传
- (5) 以斯帖记 10:4–16:24
- (6) 智慧书
- (7) 德训篇（训道篇）
- (8) 巴录书与耶利米书信
- (9) 三个少年人的歌**
- (10) 苏撒拿的故事**
- (11) 比勒与大龙**
- (12) 玛拿西的祷告
- (13–14) 马加比一书、二书

** 但以理书的补篇

经，作为神的话语，创造了教会。此区分虽然简单，影响却深远。

我们如何看待圣经正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读经方式：圣经的书卷都是出自神的作品，被人识别出来？抑或是人类献给神，出自人类的作品？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因为他们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不同

简言之，回到教会初期，各地教会必须辨别哪些书信、福音书和启示文献是神所默示的，哪些不是。而在辨别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被广泛认可的正典。事实上，这种辨别也可见于圣经本身：保罗曾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林前14:37）。反之，不承认这些话的人，就不是真正属灵的人（即没有圣灵的内住）。

同样，保罗也嘱咐帖撒罗尼迦教会把他的话当作主的命令来领受（帖后3:6, 14）；彼得也承认保罗的书信出于神（彼后3:15-16），他早前也说主耶稣的命令“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后3:2）；约翰也如此宣称：“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一4:6）。约翰对抗假教师时强调：属灵的人知道如何认出圣灵的声音（参约10:27）。

总的来说，新约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不是由教会主动决定的，而是由教会被动识别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使徒和先知的话语总是伴随着圣灵的工作加以印证（来2:4）。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2也说，他在众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是神所赐的，为要使人知道他是主所差遣的，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事实上，辨明使徒及其教导的真实性，正是早期教会的使命。从基督复活到公元367年亚他那修写下《复活节书信》的这三百余年间，所有地方教会以及彼此联络的众教会，都必须对大量手稿作出接纳或拒绝的决定。但关键在于：在新约正典形成的过程中，是接纳而非创造。此外，旧约正典在基督时代已无争议，这为建立新约正典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我将分别从旧约和新约的角度，提出三个理由，说明我们为何可以确信今天手中的圣经是真实可信的。

旧约

新约一致见证：摩西五经（妥拉）、先知书（先知书）与诗篇或文集（圣录）是旧约的正典书卷。¹⁰ 因此，“新约引用的旧约核心经卷，几乎不存在[学术]争议。”¹¹ 尽管如此，以下是我们为何不将十四卷次经纳入正典的三个理由：

1. 第一，在次经成书时期，神的灵已经不再说话。

多方资料表明，自玛拉基书之后，神的灵不再说话。例如，根据《巴比伦塔木德》记载：“晚期先知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去世后，圣灵便离开了以色列，但他们仍能得着天上来的声音”（Yomah 9b）。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驳斥阿比安》中也指出：“从亚达薛西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虽著有完整史书，但因先知传承中断，其可信度不及早期记载”（1.41）。同样，次经中的马加比一书也承认其所处的时代没有先知（4:45–46）。由此可见，在玛拉基书与马太福音之间的著作，均非神所默示的经文。

2. 第二，早期教会明确区分正典与非正典。

公元382–404年间，哲罗姆（又译耶柔米）将圣经译成拉丁文，这份译本后来被称为“武加大译本”，意思是“人民通用的语言”。¹² 在翻译过程中，他接触到《七十士译本》，即希腊文旧约中所包含的额外书卷。¹³ 哲罗姆意识到需要从原始希伯来文翻译，而非仅依赖希腊文版本，他很快发现《七十士译本》所收书卷价值不等，因此他将正典限定于今日新教圣经的三十九卷。¹⁴ 他将次经定位于提供历史参考资料，不可用于确立教义。¹⁵ 唯有正典书卷才具有教义权威。

在此后直至宗教改革的数个世纪里，哲罗姆对正典与非正典的区分逐渐被淡化。随着他的拉丁译本普及，次经也常被纳入其中。¹⁶ 于是，媒介塑造了信息，次经竟逐渐被视为正典的一部分。这种纳入导致罗马天主教衍生了一些错误教义，例如为亡者祷告（马加比二书12:44–45）以及靠施舍得救（多比传4:11；12:9）。由此可见，为何初期教会必须清楚地区分正典与非正典书卷。

3. 第三，宗教改革恢复了希伯来圣经。

当马丁·路德等改教家开始倡导“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时，正典的问题再度浮现。在新教内部，次经被归回其应有的位置——仅作历史参考的书卷，不具教义权威。路德、廷代尔、科弗代尔等新教圣经译者都遵循哲罗姆的区分，将次经书卷列为圣经译本的附录。¹⁷

相反，特伦托会议（1545–1563年）确认这些次经书卷的教义权威，并谴责任何对此质疑的人。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年）进一步强化这一立场，宣称这些书卷是“由圣灵默示，并交托给教会”的。¹⁸ 这一分歧至

今仍存在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然而，基于上述理由，最稳妥的做法是遵循哲罗姆的区分：次经书卷既非必要，也不适用于确立教义。它们仅可为神在以色列民中工作的历史背景提供参考。¹⁹

新约

如果新约确认了旧约书卷，那么谁来确认新约的书卷呢？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更具挑战性。但正如耶稣和早期教会能够辨认哪些经文出于圣灵（彼后1:19-21；参提后3:16），哪些不是一样，早期教会也能够识别哪些福音书和书信是出自使徒，哪些不是。

1. 第一，正典之源可见于新约本身。

以提摩太前书5:18为例，保罗同时引用摩西五经和路加福音，并称二者为“经上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申25:4〕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10:7〕。”彼得同样将保罗书信与圣经相提并论（彼后3:15-16），而这一引用乃是紧接着彼得所说的：“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后3:2）。换言之，彼得认同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的真道，并将使徒与圣先知相提并论。总而言之，新约本身见证了使徒著作乃神的话语。

2. 第二，如同次经，在基督之后几个世纪里写成的其他书卷皆不符合标准。

正如科斯滕伯格、博克和查特劳所指出的，《托勒密书信》、《巴拿巴书》，以及《多马福音》、《腓力福音》、《马利亚福音》和《尼哥底母福音》等，都与神所默示的圣经“相距甚远”。²⁰ 以最著名的非圣经福音书为例，他们评述《多马福音》时写道：

此书不符合圣经四福音书的体例，它没有故事线、没有叙事框架，也没有耶稣诞生、受死或复活的记载。它包含了114条据称是耶稣说的话，虽部分听起来类似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的内容，但多数是怪异且荒诞的。学界普遍认定其成书于公元二世纪中后期，且从未被纳入任何正典讨论中。事实上，耶路撒冷的西里尔明确警告不可在教会中诵读此书，俄利根更是将其归类为“伪福音”。正如迈克尔·克鲁格总结说：“如果《多马福音》真的代表了原始纯正基督教，那么它留下的历史证据未免过于稀少。”²¹

3. 第三，早期教会迅速达成了正典共识。

确实，多重因素推动下，早期教会在数代之内形成了共享的正典共识。虽然《巴拿巴书信》和《黑马牧人书》等基督教著作受到重视，偶尔也被某些教会诵读，但从未与圣经混淆。如同对待次经一样，哲罗姆指出，这些“教会文献”虽“有益于造就信徒，但不可用于确立教义权威。”²²

接受新约正典的标准

使徒权威。 新约中的每一本书都出自一位使徒，或具有使徒的权威作为其背书。

信仰准则。 这些书卷要与旧约的启示以及耶稣的教导进行比对与验证。

普遍接纳。 虽然最初的接纳始于地方教会，但当各地教会“互相比对”时，

正典便逐渐形成。

自我见证。 最终，是上帝的圣灵为圣言作见证。

在基督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被认可的经卷目录持续扩充。教会不仅在讲道、书信和著作中引用使徒的言论，有时还会列出这些经卷（如“穆拉多利正典”）。²³ 因此，“新约书卷并非被挑选出来，而是被识别出来的，如同乳脂上浮般被教会广泛使用，因其具有独特非凡价值。”²⁴ 再引哲罗姆之言：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是主的四驾马车，是真正的基路伯（意为“丰盛知识”），他们全身布满眼睛，闪耀如火星，来回如闪电，他们的腿笔直向上，背上有翅膀，能飞向各方。他们彼此交织，互相牵连，如轮中套轮，随圣灵的气息而动。

使徒保罗写信给七间教会（多数人将他写给希伯来信徒的第八封书信排除在外）；他教导提摩太和提多；为逃亡的奴仆向腓利门代求。关于保罗，我宁保持沉默，也不愿草草只写下寥寥数语。

使徒行传似乎只是叙述历史，记述早期教会的成长时期；但若知作者是‘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的医生路加，便会发现其中字句皆是医治病魂的良药。使徒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写了七封书信，既奥秘又

简洁，既短又长——言语简短却思想绵长，读过的人无不深受震撼。

约翰启示录中字字皆藏奥秘。我所说的远不足以表达这卷书的价值；对此书的赞美也总显不足，因为它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多重意义。²⁵

在此清单中，哲罗姆不仅列出新约的二十七卷书，同时更暗示了每卷书各自的荣光。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正典为何如此重要。

正典为何如此重要

我们竭力回答“圣经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人如何理解圣经的形成、源头与内容，直接决定他的读经方式（或不读经！）。认真寻求认识神的圣经读者，若不确信圣经是神所默示且具权威的圣言，而非宗教人士杜撰的作品，就无法真正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也无法坚定遵行圣经的诫命。因此，圣经正典确实至关重要。在本部分的结尾，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正典的重要性。

1. 第一，正典的形成巩固神话语的统一性。

令人惊叹的是，圣经有约四十位人类作者，历经一千四百年所写成，但在所有作者背后，是那位神圣的作者默示了每字每句（提后3:16；彼后1:19-21）。的确，圣经的统一性并非源于一次性赐下的信息，也不是一部没有文学张力的文本。相反，圣经的统一性源自一个事实：圣经“以神为作者，以救赎为宗旨，以纯全无谬的真理为实质”（2000年浸信会信仰告白）。换言之，神在历史中默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书卷，最终形成一个统一而多元的启示。

因此，正典的形成巩固了神话语的统一性，使读者确信自己正在阅读一部救赎的宏大叙事。从神向摩西启示，到先知预表基督，再到使徒的事工，圣经确实存在一些看似矛盾的张力、事件与训诲。例如，一处说神禁止吃不洁之物（利11章），另一处却说了相反的话（徒10章）——饮食的禁忌被解除了！如果此类记载看起来不连贯或矛盾，那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把握故事脉络的展开方式。

事实上，圣经是由一个故事而非一组永恒抽象概念达成统一的。因此，理解正典在救赎历史中如何逐步形成，能强化我们对圣经统一性的信心，同时训练我们循着圣经展开的叙事脉络，来化解合理张力——我们将在后文详述这点。

2. 第二，正典的源头巩固了神话语的权威性。

若正典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来1:1）而逐渐形成，且因神在耶稣基督里已完成最终启示（来1:2；参启22:18-19）而宣告封闭，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此书独一无二。关于正典的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经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这是华腓德（B. B. Warfield）在一篇题为《“它说：”“圣经说：”“神说：”》的著名文章中所强调的观点²⁶，这一观点贯穿整个新约——耶稣与使徒都将圣经视为神权威的话语。

因此，辨明圣经里有什么以及没有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我们遵循宗教改革的“以经解经”之原则（即圣经类比法）时，我们必须用其他真正由神默示的经文来定义和解释圣经。圣经神学，即“让圣经解释圣经，并依循圣经自身文学结构与渐进展开的圣约，来阅读整本圣经”的操练——依赖于一本边界固定的圣经正典。²⁷ 因此，否认正典，或将正典与非正典书卷置于同等地位，会导致错误的解经与神学结论。我将其称为“圣经神学的蝴蝶效应”。

3. 第三，正典的编排显明神话语的信息。

如果神是正典的源头，而其内容是在神的护理之下形成的，那么我们就不应忽视圣经的编排方式。换句话说，正如保罗确信摩西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约430年后才添加，就能提出“因恩典称义”的神学论证（加3:17），我们也应认识到圣经正典的文学与历史编排具有解释学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将圣经视为偶然编排的书卷合集，而应看到其整体编排所揭示的信息。

这种编排在诗篇与十二小先知书中尤为明显，而且也适用于整本圣经。正如旧约学者斯蒂芬·登普斯特（Stephen Dempster）所观察到的：“不同的编排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从宏观层面上看，人们已注意到希伯来圣经塔纳赫（Tanakh）与基督教旧约的不同编排方式，带来了解释学差异。”²⁸ 登普斯特的发现对读经至关重要，尽管其涉及范围已超出本实践指南的范畴。

登普斯特等学者，注意到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方式与英文圣经不同：前者有22卷书，后者有39卷。至今尚无出版商按希伯来顺序来编排英文圣经。然而，了解这一差异仍然于我们有益。因为希伯来编排不仅早于英文顺序，而且这种文学结构讲述了一个神学故事，并提供了一个“可以解读其内容的诠释性视角。”²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正典编排的差异不应动摇我们对圣经的信心，反而应提

圣经与如何阅读它

醒我们圣经是如何被编成的。当我们将在一处经文与另一处经文相对照，将圣经的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相比较时，编排确实很重要。这一点在第四部分（我们应如何阅读圣经？）中尤为明显。但在此之前，我们尚需解答一个问题：圣经中包含（和不包含）什么？

讨论与反思：

1. 本部分的内容如何增强你对神话语的信心？
2. 若有朋友认为次经与圣经正典的六十六卷书具有同等权威，你会如何回应？

3

圣经中包含（和不包含） 什么？

我不会在此试图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若要解答“圣经包含什么”，就需要完整研读全部六十六卷书。我们确实有必要这样做，也有许多有益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例如各种研读本圣经、³⁰ 圣经概览、³¹ 以及最有价值的圣经神学著作。我认为圣经神学最为有益的原因在于：它不仅仅是对经文的概览，更是提供了一种视角，使我们能够读懂圣经并理解其整体信息。在众多优秀著作中，我推荐以下三本作为入门：

- 高伟勋（Graeme Goldsworthy）著：《认识圣经神学：圣经重要主题的溯根之旅》（2002）
- 詹姆斯·汉密尔顿（Jim Hamilton）著：《审判、救恩、神的荣耀，汉密尔顿圣经神学》（2010）
- 彼得·金特里与史蒂芬·韦勒姆合著：《借着圣约到来的国度：从圣经神学来认识盟约》（2015）

虽然正面的圣经神学能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内容及其整体结构，但认清“圣经里不包含什么”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带着错误的预期来读圣经，就容易误解经文，甚至放弃阅读，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先入之见的观念。如果我们能清除一些错误的预期，就能更好地预备自己来读经。

为了帮助我们避免误读圣经，请允许我分享范浩沙（Kevin Vanhoozer）提出的五个要点。在其发人深省的著作《Theological Exhibition: Scenes of the Church's Worship, Witness, and Wisdom》中，他提醒我们：圣经是三位一体的神，即父、子、圣灵，向按他形象造之人所发出的沟通。换言之，它不仅是一本宗教文献或属灵生活手册。引用J. I. 巴刻的话，他用一句话总结圣经：“父神借着圣灵的大能传讲神子。”在这个正面定义的基础上，他指出了圣经的五项“不是”：³²

圣经与如何阅读它

1. 圣经并非来自外太空的信息，也不是来自过去的时间胶囊，而是为今天教会而存在，活泼又有功效的神的道。
2. 圣经既像其他书，又不像其他书：它既是在人类语境中的话语，也是由神最终启示的圣言，且应在正典的脉络中阅读。
3. 圣经不是一本圣言词典，而是一种书面言说：即某人以特定方式为特定目的向他人传达某种信息。
4. 神通过构成圣经的人类话语施行多种作为，但最重要的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而耶稣基督是这个漫长圣约故事的高潮。
5. 神使用圣经，既是为了彰显基督，也是为了在我们里面塑造基督的样式。

诚然，正确理解圣经本身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有正确的解释与实践，但错误理解圣经却一定会导致各种大小的谬误。因此，我们应当努力正确理解圣经的本质与目的一—即引导我们归向基督，并使我们效法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信、望、爱之心来阅读圣经。换句话说，我们带着盼望读经，相信那位在圣经中说话的神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引向爱的信心。

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书能具有如此功效。若把圣经当作普通书籍来读，我们必然误读。知识可能增加，但信心、盼望和爱却不会增长。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忽略圣经作为一本书的文法性与历史性，也容易误读其内容。因此，我们需要以智慧读经，而这种智慧取决于我们对“圣经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认知。

回到巴刻对圣经的定义：圣经是天父赐给我们的话语，由圣灵启示，为要引我们归向圣子，使我们借着神寓于人类文字的圣言来认识他，并被塑造成他的形象。如此，圣经是一本引发人向三位一体神献上赞美（荣耀颂）并培养信、望、爱的书（门徒训练）。在这两大取向确立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如何读圣经了。

讨论与反思：

1. 你是否曾错误地理解圣经的本质？上述五点中是否描述了你过去或现在的观念？
2. 你读经时，是否带着“盼望那位在圣经中说话的神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引向爱的信心”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会如何改变你的读经方式？

4

我们应如何阅读圣经？

如同前三部分一样，“我们应如何阅读圣经？”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然而，我仍将提供三个帮助我们阅读神话语的实际步骤：

探究经文的语法与历史背景。

辨明经文在圣经圣约历史中的位置。欣喜地体会经文如何带领我们更全面认识耶稣基督。

这三个“步骤”可被称为任何经文的文本视域、圣约视域与基督论视域。³³依次来看，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石阶，帮助我们发掘经文含义、确定其在救赎历史中的位置，以及理解其与神在基督里启示的关系。结合这三者，将为愿意“考察”神话语之作为的人，提供一种保持一贯的读经方式（诗111:2）。

这种贯穿始终的方式之所以非常有帮助，是因为要按圣经自身的方式来理解它，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每位读者都会带着先入之见来读经，而任何合适的读经方式都能帮助我们看清圣经的本意，并避免将个人观念和兴趣强加于圣文。在这方面，我发现这三重视域的方式非常有益。³⁴ 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但在迈出第一步之前，我想先鼓励那些刚开始读圣经的人。

读经准备：培育渴慕神话语的心

虽然读好圣经需要操练与技巧，但起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开始读圣经。就像跑得好之前要先跑，上台演奏源于在家练习一样，读好圣经也始于“开始读”。

因此，我鼓励所有初读圣经者要信靠神、祈求他的帮助、带着信心去读。神应许说：真心寻求他的人，必寻得见（箴8:17；耶29:13）。当你阅读圣经时，必会发现若没有神的帮助，无人能寻见他（罗3:10–19），但也会发现神乐意向那些凭信心寻求他的人显现（太7:7–11；约6:37）。神从不吝于向凭信心的寻求他的人施恩。

明白了这一点，读经的人应当祷告，求神向他们显明自己。圣灵是赐生命与光的那位，既然读经是一项属灵的操练，初读者理当求圣灵的帮助。然后凭着信心相信神必垂听并应允，持续地、不断地、不停歇地读。正如身体成长需要不断进食与运动，属灵成长与圣经理解也需要时间。因此，读经最重要的是愿意培养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而诗篇119篇是最好的起点。如果你是初读者，可以从诗篇119的一段（八节经文）开始，去阅读，去相信，用它来祷告，然后开始阅读整本圣经。

此外，固定的时间、地点与读经计划也会让读经体验更愉悦。³⁵ 多年来我意识到：读圣经不仅是需要培养的习惯，更是一顿值得享受的筵席。进食是为了身体的力量与享受，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方式享受圣经。正如诗篇19:10-11所言：“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怀着这样的应许，我鼓励你亲身品尝并看见神话语的甘美。而在你阅读时，我也提供以下三个步骤，帮助你更充分发挥读经的功效。

文本视域：发掘经文的含义

一切优质的读经都始于经文本身，而观察圣经诠释的最佳实践范例当属尼希米记

第8章，这一章描述了祭司们受命将一切律例教训以色列民的行动（利10:11），尼希米记8:8写道：“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从历史背景来看，被掳归回的百姓需要重新学习神的道。甚至早在被掳前，他们已对律法失去关注（参代下34:8-21）。如今虽已脱离奴役，以色列民的属灵状态却仍

未显著改善。希伯来语在被掳期间几乎失传，亚兰语成为新的通用语，因此尼希米安排人宣读律法，并由祭司“讲明意思”。

如同以斯拉本人（拉7:10），这些利未支派的领袖帮助百姓明白并应用神的律法。他们遵照律法的命令（利10:11），阐释律法的含义。由此我们得见圣经释经的真实例证，即逐行逐句地阐明经文。特别是，一段经文的意义体现在句子、诗节和段落中的散文、诗歌和命题里。简而言之，读圣经要从关注经文的文学结构和历史背景开始。

重要的是，这种阅读方式不仅在圣经之外发展出来的，实际上也存在于圣经

在圣经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文学层面。因为圣经是以语法、

句法和文学结构写成的，

我们必须从经文的文学性质入手。

这就像街道地址。

圣约层面。因为圣经通过圣约展开，

我们必须辨认出经文的圣约归属。这就像城市。

正典层面。最后，

因为整本圣经是一个统一的救赎叙事，

我们必须看见该段经文如何对整体作出贡献。

这就像州或省。

之内。申命记和希伯来书都展示了圣经释经，这是以圣经的精确性和应用性来读经的另一种方式。例如，申命记6-25章阐释了十诫（出20章；申5章），而希伯来书则是一篇阐释并联系旧约多处经文的讲道。³⁶

据此，我们可以从圣经本身学习如何阅读圣经。阅读圣经时，我们应从文本视域起步，即仔细关注作者的意图、受众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写作目的。我们应首先关注作者“说什么”（文本视域），然后再看他“何时说”（圣约视域）。

圣约视域：辨明神圣约历史的故事脉络

从文本视域拉远视角，我们进入圣约视域，也有人称之为时代视域。³⁷ 此视域承认，圣经不仅是永恒真理的目录，更是关于神救赎工作在历史中的渐进启示。它有意围绕着在基督里应验的多重应许而写成。如使徒行传13:32-33所言：“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

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渐进启示被描述为一系列的“时代”或“圣约”，不一而足。尽管各传统对圣经圣约存有不同的理解，但圣经无疑是一份圣约文献，由两个“约”（拉丁语**testamentum**即“约”）组成，并以耶稣基督的新约为核心。因此，按一系列的圣约来理解是符合圣经故事脉络的。纵观圣经，我们可以沿着六重圣约展现救赎历史，而这些约最终都指向了基督的新约：

- 与亚当所立的约
- 与挪亚所立的约
-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 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借摩西为中保）
- 与利未所立的约（即祭司之约）与大卫所立的约
- 新约（借耶稣基督为中保）

这些圣约按时间顺序排列，既呈现了有机统一性，也显明神学上的历史发展。对于读经而言，我们必须问：“这段经文发生在哪个时期？当时有哪些圣约正在生效？”

若要解答此问题，读者就需要不断增进对圣约的理解，包括其结构、规定，以及关于祝福与诅咒的应许。如此一来，圣约就成为了圣经的“构造板块”。了解其内涵能使人更深入地认识圣经的信息，以及它如何指向耶稣基督。

基督论视域：借基督位格与工作以神为乐

圣经从一开始就具有前瞻性导向，引导读者寻找基督。也就是说，从创世记3:15神应许女人的后裔带来救恩开始，整本圣经都像是斜体书写——倾斜地指向那位将要来的圣子。正如耶稣教导门徒的：整本圣经都指向他（约5:39）。因此，若要正确解释圣经的任何部分，就必须看它如何自然地与基督相关联。这正是耶稣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路24:27）、在马可楼的教导（路24:44-49），也是众使徒持续践行与教导的。

要了解这种基督论的旧约解读方法，可参考使徒行传中的讲道。例如，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解释圣灵的浇灌如何应验约珥书第2章（徒2:16-21），基督的复活如何应验诗篇第16篇（徒2:25-28），基督的升天如何应验诗篇第110篇（徒2:34-35）。同样地，当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讲道时，他指出耶稣就是申命记18:15-22中所预言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参徒3:22-26）。更全面地说，当保罗在罗马被软禁时，使徒行传28:23记载这位被囚的使徒“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总之，使徒行传中的讲道提供了许多使徒以基督论解读旧约的例证。

无可否认，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可能被误用或曲解。但在正确理解时，它就会显明六十六卷书如何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合而为一。圣经之所以统一，是因为它出自同一位神，更因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位神人——耶稣基督。作为一部承载着神赐给全人类恩典应许的人类之书，因此整本圣经都指向那位人们等候已久、作神与人之间中保的弥赛亚。

若将这三重视域联合起来，每段经文在圣经圣约框架中就都有引向基督的特定位置。因此，每段经文都与圣经的圣约骨架有着有机的联系，并通过圣经圣约的进展，在基督里找到其终极目标（telos）。除非将这三重视域结合起来，否则无法真正理解如何读经。同时，这三重视域的顺序也很重要。我们不能把基督带去以色列时代，或肤浅地把喇合窗户上的红线与基督联系起来（书2:18）。相反，我们应当从逾越节（出12章）的背景来理解喇合事件，然后才能从逾越节转向基督。

这种“以基督为终极目标”（Christotelic）的预设，所基于的释经信念是：整本圣经、所有圣约、一切预表都指向耶稣。因此，它具有重大释经意义，即任何解释若未归向基督，都不算完整。凡从旧约得出的应用，却避开基督位格与工作，从根本上都不健全。同样的，所有新约的应用都必须必须在基督里、在他所中保的圣约里，以及在他赐下的圣灵里找到力量的源头。因此，所有真正的圣经解释都必须出自经文、与圣约相关联，并最终引我们遇见和认识耶稣基督。

这正是我们应有的读经方式：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读！

当敬畏无惧怕，拿起来读

至此实践指南的尾声，我能想象，那些真诚跟从基督或思考基督宣称的人，可能对读经任务感到力不从心。而我想以一种反直觉的方式肯定这种感受。当年以色列民接近西奈山的神，本就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经历。虽然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但在神的话语中亲近他，仍是一件既蒙恩又令人敬畏之事（来12:18-29）。因此，我们当存虔敬与敬畏之心来亲近神的话语。

与此同时，因基督活着，为蒙召的人代求，我们就不应惧怕。神必以怜悯对待凭信心倚靠他、在他话语中寻求他的罪人。因此，读经不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事。只要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他的话语就会充满恩典、盼望、生命与平安。

事实上，无人能凭自己就足以读懂圣经。所有真正的读经都需要靠三位一体的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也有赖于我们祷告求恩典，来正确阅读神的话语。

在这个充满无尽干扰与纷杂声音的世界里，哪怕是有机会、有选择去读神的话语，都是不容易的。因此，当我们努力拿起圣经来读时，应确信神能在喧嚣中发声，也应当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为此，我要引用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 1489-1556）的一段话，作为读经的最后劝勉。

在一场鼓励读经的讲道中，他鼓励人要反复阅读圣经，并强调以谦卑的态度来读经。当我们读经时，要让神的话语激励我们以忍耐、谦卑与顺服来理解圣经，使我们从圣经所得的益处，最终归荣耀于那位至今仍借着圣经说话的永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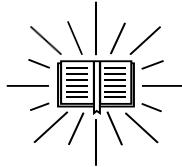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读了一遍、两遍或三遍仍不明白，不要就此罢休，而要持续阅读、祷告、向他人请教。如奥古斯丁所言：持续叩门，门终必为你打开。虽然圣经中有许多奥秘，但凡在某处以隐晦方式表达的内容，在其他地方必有更清晰浅白的表达，使有学问和无学问的人都能理解。对于圣经中易懂且关乎救恩的必要内容，人人都要有责任去学习、牢记并操练；而对于晦涩奥秘的内容，我们当满足于自己的暂时不知，直到神乐意向我们启示。

……若你担心因读经而陷入谬误，我可以指示你如何安全无虞地读经：以谦卑、温柔和顺服的心来读；为荣耀神而读，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知识；每天祷告求神引导你的阅读有果效；不要勉强解释超过你所能明确

理解的内容……骄傲与自负[是]谬误之母；而谦卑的人则无需惧怕错误，因为这样的人只寻求真理，他必查考和对照经文：若遇到不解之处，便祷告、又向明白的人请教，而不妄自断言自己不明白的事。因此，谦卑的人可以在圣经中大胆探寻真理，而不必有谬误之忧。³⁸

讨论与反思：

1. 本部分内容是否帮助你更忠心地阅读圣经？
2. 这三重视域中，哪一项对你最有帮助？
3. 你将如何为自己制定一个规律的读经计划？



注释

1. 有时候，这种认为神的启示在使徒时代结束的观点被称为“终止论”（**cessationism**）。相关讨论可参考托马斯·R·史瑞纳的著作《属灵恩赐：什么是属灵恩赐？有什么重要？》（纳什维尔：B&H出版社，2018年），第155–169页。
2. 若想了解圣经在美国的地位及其对国民的影响，乐马可（**Mark Noll**）的《美国之书：一个圣经文明的兴衰，1794–191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值得一读。
3. 史蒂芬·尼克尔斯，《**The Reformation: How a Monk and a Mallet Changed the World**》（伊利诺伊州惠顿：Crossway出版社，2007年）。
4. 无可否认，他的神学思想在1517年尚未成形。但到了1520年，他已理解并肯定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归荣耀于神。因此，**sola gratia**、**sola fide**、**solus Christus**、**sola Scriptura**、**soli Deo Gloria**。
5. 《路德文集》32:112。转引自马修·巴雷特编，《改革时期神学：系统考察》（伊利诺伊州惠顿：Crossway出版社，2017年），##页。
6.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由约翰·麦克内尔编辑，福特·刘易斯·巴特尔斯翻译（路易斯维尔：Westminster John Knox出版社，1960年），1.7.5。
7. 引自巴雷特，《改革时期神学》，172页。
8. 理查德·苏伦，《**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第二版（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Westminster John Knox出版社，2011年），37页。
9. 保罗·韦格纳，《**The Journey from Texts to Translation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ible**》（大急流城：Baker Academic出版社，2004年），101页。

10. 妥拉、先知书和圣录构成塔纳赫（即希伯来圣经）。
11. 安德烈亚斯·科斯滕伯格、达雷尔·博克、乔什·查特劳，《Truth Matters: Confident Faith in a Confusing World》（纳什维尔：B&H学术出版社，2014年），45页。
12. 现今“vulgar”一词常与粗俗言语有关，但拉丁语“vulgaris”原指“通俗的、大众的”。因此，武加大译本（Vulgate）是用通俗语言写成的圣经。
13. F. F. 布鲁斯，《圣经正典》（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nterVarsity出版社，1988年），87–93页。
14. 更准确地说，他将希伯来圣经列为22卷，将小先知书视为一卷，其他英译本书卷（如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记）也合为一卷。下文将再讨论这种编号方式。
15. 最精确地说，哲罗姆实际上将圣经外典分为两类——一类对教会造就作用，另一类则应完全避免（布鲁斯，《圣经正典》，90页）。因此，他在箴言、传道书、雅歌的注释前言中写道：“教会虽阅读友弟德传、多比传、马加比书，却不将其纳入正典；因此可为造就信徒阅读这两卷书，但不可用来确立教义权威”（转引自布鲁斯，《圣经正典》，91–92页）。
16. 布鲁斯，《圣经正典》，98–100页。
17. 布鲁斯，《圣经正典》，101–104页。
18. 布鲁斯，《圣经正典》，105页。
19. 有趣的是，布鲁斯指出许多罗马天主教学者确实承认次经的“次正典”性质（布鲁斯，《圣经正典》，105页）。然而，罗马教会对于圣经与传统的理解，使次经在教义决定上与圣经处于同等地位。
20. 布鲁斯，《圣经正典》，51–54页。
21. 科斯滕伯格等，《Truth Matters》，52–53页。
22. 布鲁斯，《圣经正典》引用，228页。
23. 穆拉多利正典（约公元190年）列出了新约21卷书。布鲁斯，《圣经正典》，158–169页。
24. 布鲁斯，《圣经正典》，50页。
25. 哲罗姆，《Epistle》53.9。转引自布鲁斯，《圣经正典》，225页。
26. 华腓德（B. B. Warfield），“它说：”“圣经说：”“神说：”，收录于《圣经的默示与权威》（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长老会与改革宗出版社，1948年），299–348页。
27. 圣经神学可定义为“让圣经解释圣经、按其文学结构与展开的圣约来阅读整本圣经的学科。”<https://christoverall.com/article/concise/the-butterfly-effect-how-biblical-theology-makes-systematic-theology-more-or-less-biblical/>

28. 斯蒂芬·登普斯特，《王权与王朝：希伯来圣经神学》（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nterVarsity**出版社，2003年），35页。
29. 沿袭罗杰·贝克威思《新约的旧约正典》（大急流城：**Eerdmans**出版社，1984年）的观点，登普斯特在《王权与王朝》35页写道：“最古老的排序显然是希伯来正典的顺序，而且有力的证据表明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使用的圣经。”
30. 我首选的研读本圣经是ESV研读本圣经。
31. 圣经概览提供每卷书的作者、受众与目的的信息。两部优秀概览是：朗文三世（**Tremper Longman III**）与狄拉德（**Raymond Dillard**），《旧约导论》（大急流城：**Zondervan**学术出版社，2006年）；卡森（**D. A. Carson**）与穆尔（**Douglas J. Moo**），《新约导论》（大急流城：**Zondervan**学术出版社，2005年）。
32. 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Theological Exhibition: Scenes of the Church's Worship, Witness, and Wisdom》（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VP**学术出版社，2016年），79–80页。
33. 这“三个视域”亦可称为经文、时期与正典。
34. 大卫·施罗克（**David Schrock**），《我在神学院学到的最重要三个词：“经文、时期、正典”》，九标志事工（**9Marks**），https://www.9marks.org/article/__the-three-most-important-words-i-learned-in-seminary-textual-epochal-canonical/。
35. 关于优质的圣经阅读计划，可参考ESV圣经翻译所提供的多种计划。此外，我发现圣经联会（**Scripture Union**）的E-100（**Essential 100 Challenge**）读经计划，是引导人通读全圣经的最佳入门方案，它通过100段精选经文带领读者贯穿整本圣经正典。
36. 史考特·瑞德（**Scott Redd**），“申命记”，收录于迈尔斯·范佩尔特（**Miles Van Pelt**）所编的《A Biblical-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伊利诺伊州惠顿：**Crossway**出版社，2016年），141页；丹尼斯·约翰逊（**Dennis Johnson**），《Him We Proclaim: Preaching Christ from All the Scriptures》（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长老会与改革宗出版社，2007年），167–197页。
37. 我倾向用“圣约视域”，因它聚焦圣经自身术语（圣约而非时代）。
38. 引自巴雷特，《改革时期神学》，184页。



大卫·施罗克（DAVID SCHROCK）是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奥科奎恩圣经教会（Occoquan Bible Church）的讲道和神学牧师。他拥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两个学位，并且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神学院（Indianapolis Theology Seminary）神学系的创始教员之一。他还是《基督掌管一切（Christ Over All1）》网络期刊的主编，并著有多部作品，包括 *The Royal Priesthood and Glory of God*。他的个人博客是DavidSchrock.com。

